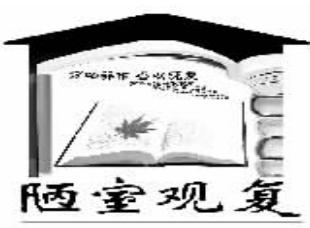


读图往事

□欧阳



闲来友人茶叙，故人从手机上推出一篇内容是写字和绘画都很有名的范曾关于黄永玉的高论，人品、绘画技法之类。原来是旧事，好像早几年前就热闹过，不知道怎么又被翻了出来。这是个人之间的攻讦。想不到过了些日子，网上又热炒 6 年前关于吴冠中的采访，据已故的吴冠中先生说，“他们（美协、画院）的活动就是搞展览、大塞、评奖。我每天家里收到的杂志，都是些乱七八糟宣传自己的，这样搞就跟妓院一样了，出钱就给你办。”这就不是个人恩怨了吧，感觉怪怪的，只是作为局外人说不出什么，反倒是想起一些读图的往事。

年轻的时候也曾经喜欢过美术，甚至跟着专业人士去过大世界，以为可以南郭先生一样写生一番，结果装模作样不到 60 分钟就认清了形势：对我来说坐姿真是很无聊的营生，与其折磨自己还是不如折磨别人自己享受来得安逸，这些傻事还是交给艺术家去折腾为好。之后的我便成了一名卑微的业余读图人士。

那时候要看画展似乎只有两个去处，一个是王府井的中央美院，再一个就是东四的美术馆。说起来两处在一条线上，但要看画展并不是方便的事，虽说从海淀过去只需要在白石桥或动物园换一次车，但人多车慢，早上出发晚饭前赶回，一整天里看画的时间也就三四个小时，沿途还要领略北京人“被挤成照片”的抱怨。美术馆诱人作品多的时候还得跑好几趟，记得有一次眼巴巴地等到周日放假，再去时展品已经撤展了。

后来被窝运到了东城，读图的日子依旧继续着，大约有十几年的热情。现在回想起来印象深刻的作品不是太多，其中的主要原因，业余人士认为可能和本人不太喜欢专家观点有关，非俺水平高，实在是不敢苟同。也许说不出那一幅作品好，但置放在一起比较，一些时候您可以轻易地看出高下来。比如说詹建俊的《潮》，感觉之前国人油画好像还没有那

么鲜亮的色彩，而对轰动一时的《父亲》我总觉得有些说不出的遗憾（不是因为内容大于形式的说法）。很多年后看到罗中立那一代人刻苦临摹印刷品的回忆时，我还在想着这事，是不是就是临摹印刷品留下的影子呢？《铜水和汗水》使我第一次体会到刺眼的光，所谓印刷品和原著的天壤之别一目了然，后来《大碗岛的星期日》刺痛眼睛的靓丽还会使我想起这幅画。

老实说我不太喜欢国画，今天虾腿朝左，明天虾腿向右固然很生动，按古话说是栩栩如生，但我总感觉就像是连环画，无论技法上如何精巧都逃不出匠人的范畴，是我更欣赏朱迪·芝加哥“花朵”那种匠心的缘故吧。不过有一次在看美术馆馆藏作品的时候，看到一幅工笔白描画，名字好像是《海岛女民兵》，非常地震撼，让我想到郭小川的诗，那个情绪激昂，甚或有些癫狂的时代，人的心灵和精神竟然可以通过简单的黑白几笔表露无遗。

显然国画不像我这样的业余人士胡说的那么不堪。有一年我在香山饭店开会，差不多有 20 多天，每天我都去看赵无极和黄永玉的画，在不乱评的前提下，赵无极那样子的画我也可以涂鸦一些，至于黄先生，没看出技法成熟的样子，为这事我也琢磨，为什么一些看起来飘逸洒脱的字或者画会看到后面那么多的零碎，大约也是所谓画如其人了。

慢慢的，画变得昂贵起来，我也渐渐失去了对它们的兴趣，每每看到是个人就想当画家，确实是严厉打击我的爱好。另外一个因素也许是和一幅叫《吉祥蒙古》的作品有关，记得是全国美展金奖作品，当时专家的意见分歧很大，我也觉得画作平凡了一些。之后又过了几年，对我这样总想看到突破的家伙来说，这个主义那个主义什么的也没见有大的变化。到王怀庆像煤炭一样的黑椅子和张晓刚《血缘·大家庭》昂贵起来的时候，南郭先生我变成了叶公，不是恐惧，是热情消退了。

也许《吉祥蒙古》那般的宁静与祥和才应该是真正的上品吧，如若大家不愿意品味宗教般的沉稳和庄重，吵吵架也许更具人性本色，至少争论是有助于进步和提高的，至于是经济目的或者是其他非业务本身的原因，把桌子搬到街边，再拿着暖壶沏上一杯茶高声喧哗，效果就不知道是什么样了，因为如此这般引来的关注者估计全部都是看戏的，而不是看画的。

都是代购惹的“祸”

□周倩

前几日 CCTV《新闻 30 分》做了一期节目，对时下流行的网购雪地靴进行了一番细致的调查，结果发现现在的“山寨”技术高超的不得了，一双标称澳大利亚知名品牌 UGG 雪地靴不仅包装、吊牌齐全，甚至连商标上面的二维码也真的能扫出来，虽然扫出来的网址有些假，但皮毛一体的加工、堪称无缝可挑的高仿技术，着实令人惊叹。再就是价格也很吸引人，一双靴子根据做工精细程度、皮毛的质量状况，分别卖不同的价位，便宜的 200 元，贵的五六百，但如果是去专柜购买，那少说也得 1000 元左右。网购的时候，商家都会标注：某地正品代购，至于这个“某”有多远，那就随便编了，近的有韩国、日本，远了就欧美、大洋洲去了。

我还不是一个热衷网购的人，原因是我一直对自我的审美不是很自信，再好看的衣服总觉得要穿上试试才能决定买不买。可周围有不少朋友早已是网购达人。在他们的带动下，去年初，我也开始混迹于网购大军，当然目标仅限于婴孩款，因为对自己闺女的相貌还是蛮自信的。乍一入道，资源、鉴别能力都有限，一个网购前辈向我传授经验说：“某宝已经不是稀罕物了，微博才是‘大坑’，我一般都直接跟微博下单。”遂又向我推荐了几位微博好友，让我加了关注，从此，我身边的朋友里就不再平静了，经常是一上来就有 N 条信息待读，各种图片秀，某某韩日代购、某某欧美奢品购……货物琳琅满目，其中不乏一些国际知名品牌，价格更是“大牌”。在各种视觉冲击、评论诱惑下，我也逐渐被“领上道儿”了，一年下来，账单总数也相当“可观”。

其实早在几年前，我就一直觉得，现代社会，尤其是年轻人，不网购就等于不时髦，成天商场逛逛的都是一些上了年纪的阿姨、大妈或者是很有闲的人。年轻人宅在家里也能知天下，鼠标轻轻一点，货就立马送上门了，这是几辈子做梦都想有的福气呀。于是，慢慢地网购就驻扎了不少人心里了。

网购跟商场相比，最大的优势自然是价格。商场的商品加了场地费、各种人工、税费之后，一件衣服的价格往往令人瞠目结舌。网上同样的衣服，价格就核算多了，我身边有几个开网店的朋友告诉我，在某宝注册一家网店，成本只 1000 元的代管费，还可以自

己选择交或者不交，不交的风险就是假如买卖双方发生摩擦，网站不负责调停。这样一算，即使是同样一件一模一样的正品服装，网上的价格也必然优惠不老少。再加上网上的图片大都穿在模特身上，看着人家穿咋都那么好看，看久了眼睛就花了，以为是穿自己身上呢，再看价格也能接受，于是点击购买、确认付款，心里美滋滋地等着送货上门，身段婀娜地穿着出门。可货到了，穿起来，一照镜子，才恍然大悟，原来穿模特身上和穿自己身上是两码事。这样的当，不止上了一回了，就是不长记性，下次再看见这样的“便宜”，还想占。

可时间一长，发现这也不是个事儿，网上购物不限时不费力，打开电脑，随便哪个时间点儿，一会儿工夫就能买上好几件，网购以来，衣橱的衣服多了不少，可是穿的几率却没那么大，毕竟买的时候没试过，买回来不可避免的有时候碰上这儿肥了那儿小了的，你说可以退呀，想想又觉得退货退的，还得叫中介，还得等上好几天，实在麻烦，除非价钱很贵的，否则真不愿麻烦这一趟，于是有人告诉我，你不要以为上网就是买便宜货，现在网上好多家店代购的，都能买到商场的正品服装，而且价格比商场要划算很多，尤其是海外代购，不仅方便，衣服穿上也显得高端大气上档次。我心想，这真是好事，于是又开始学习海外代购，这次更是一发不可收拾，那些平时在一般商场里都看不到的大牌，又或者以前不知道的国际大牌，因为网络，让它们与我的距离变得如此的近，从下单到收货，少则几天多则月余。尤其是付款和收货的这个时间差，往往令人生产错觉，以为货物是从天而降似的，全然忘记之前下单时候还付过钱呢。

春节前，为小女在某韩日代购的微博上，预定了号称是全日本最“皇室”的童装品牌的套装，心沾沾喜焉，遂向家人卖弄一番，说，看咱们平头老百姓的孩子也能穿上日本皇室品牌的服装，这都是沾了代购的光。节后衣服到了，我举着衣服吊牌上的英文标注大声念：“纯棉材质，只能手洗……产地：中国。”

这最后几个字，让家人笑喷了饭，合着绕了一大圈，还是 made in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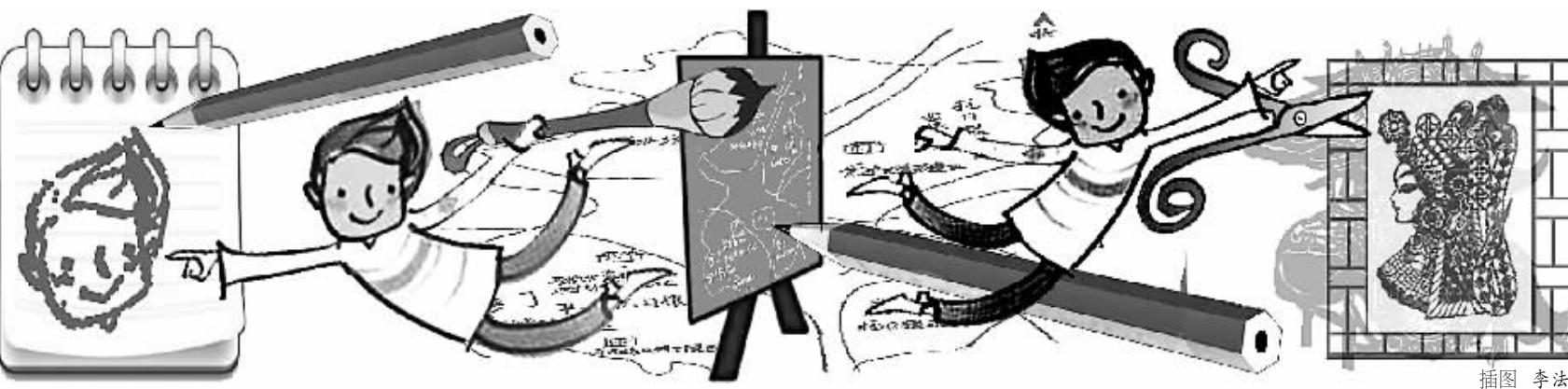


插图 李法明

少时的“画”

□石英

现在，作家兼学丹青者有之，兼操书法者则更多。“写字”，写好写差，一般人均可为之；而作画，画到一定水平却不可小觑。我自知在画画上绝非轻而易举，因此未敢造次下什么功夫，但对既为作家或诗人又兼擅画作者是羡慕的。我所熟悉的朋友中就有这样的全才。外省有一位小我“一轮”的朋友，他本是工人出身的业余作家。当年在我下放工厂时他就是一个技术不错的车工，后来又成为文学爱好者。近几年来，他在书法和画画方面又有了长足进展。前些日子，他与我通电话时顺便告诉说：现在已是中作协、书协和画协的“三协会”会员了。我听后真的是佩服之至。

不过，要说谁在哪方面就是一门不门儿，就是完全的不行，恐怕也有点绝对化。说实在话，上大学时我除了文学专业课之外，业余时间对作曲还很“兴趣”了一阵子，曾试作了两首歌的曲子还在省市报纸上发表了。但后来不知怎么就完全疏离，只是蜻蜓点水似的“点”了一下。至于“画”，少年时在老家也曾有过类似的经历，但还够不上明确的绘画艺术的尝试。

我的“画”，一是画地图。那是上世纪的 1947 年和 1948 年之交我正式参军之前，当时解放战争正炽，在国共相搏的战场上，有的犬牙交错，有的我军正转入了战略进攻阶段。从报纸上看，每天都有城镇易手，但总的说来我军收复与新攻克的城镇为多。当时，我已参加了试建时期尚处于秘密状态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故乡解放区担负了宣传等工作，其中有一项纯属我个人的爱好，即按照报纸上的报道绘制解放军战争形势图。那时我能看到的报纸主要有两种，即胶东区党委的机关报《大众报》和另一种较为通俗的八开报纸《群力报》。我所画的地图分别为《华东战场形势图》、《东北战场形势图》、《华北战场形势图》、《中原战场形势图》和《西北战场形势图》。敌占的城市插小蓝旗，我军占的城市插小红旗，反复易手者以此类推。我将这些形势图贴满了我住的西屋的两面墙上。在一段时间内，每天都要拿出很大一部分时间来画，依仗战争形势发展不断改变标示。可以想见，当我忙于“调整”战场态势时，确实耽误了我日常担负的家中担水、拾草、推磨等活计，自然引起我母亲不高兴。在敦促无效的情况下，她一时气愤，三下五除二将墙上的“形势图”统统扯下来，还没等我缓过神儿来，就塞进锅灶下的烈焰中付之一炬。我抢救不及，又不好与母亲理论，痛惜之下竟放声大哭起来。哭过之

后，我沉思的结果是：再画！除了依母命干完了农活、家务，就抽空默不作声地画一遍，然后又依原样贴在墙上。看了看，好像画得比原来的更工整。

说来也怪，这次“风波”过后，母亲没有再撕再烧。在我和母亲之间好像达成了一种无言的默契：我理解母亲要我干活的苦心；母亲也深深懂得了我“画图”不可移的意志。

我的“画”之二，是画窗花。连画带剪，同样是 1947 年和 1948 年，画了两个年头的春节窗花。起因是由于战争，早年卖窗花的绝迹了，可我母亲偏偏喜欢过年要有个喜庆的气氛。为了使她不失望，我愣是向她冒领任务说：“我来试试看！”但这又需要材料，翻箱倒柜，找到了我大姐早年上小学时画图画用过的颜料小盒，有红、绿、蓝、紫、黄等；却没有白纸，战争年代，买都很难，为此，我去了姥姥家，在她的厢房里，找到了外祖父当年在北平粮油店当账桌先生用的一沓白纸，画窗花的材料算是基本齐备。当我一试笔，居然并不



幸福永远不会降临到那些不懂感恩、不会知足的人身上。 赵春青画

黄土地上沉默的父辈们

□李晓华

每次看到父辈们神色凝重地蹲在地头，手里的烟锅明明灭灭，那一朵朵飘向天空的烟，到底是什么心思呢？得到的回答往往是更长久的沉默，或惊疑地一瞥。

我们没有父辈们的经历，猜不出那一朵朵沉闷的心思。父辈们，祖辈们，黄土地上的祖祖辈辈们，都是在那份沉闷中，一辈辈生存过来的。

他们的心思能跨出那片黄土地吗？不能！也不可能。庄稼茂盛了，他们在沉闷中期待，土地遭灾了，他们在沉闷中煎熬，岁月的车轮把他们磨砺得很皮实了，没有大喜，没有大悲，所有情感尽在沉默中。

他们是麻木吗？不！这个词语对他们太不公平了，他们无法选择自己的生活，只能默认命运带来的这一切，在漫漫月中，长时间服用生活的镇痛剂，长时间地麻醉神经，才变得迟钝了。

他们没有抱怨，只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沉默中以不变应万变。不管社会怎样改变，不管世界发展得如何迅速，这些父辈们依然雕塑般静立原地。风雨也好，潮流也好，统统都被他们坚硬的心石击得粉碎，瞬息万变的时代也悄悄从他们身边溜走了。他们脚下站出一个个桩坑，在嘲笑着那些泡沫般的世界。

大爱无私

□符号

教、信仰、意识形态各种壁障而人所共享，也蕴含着“世界大同”的元素因子，价值抹杀不了甚至无可限量。大规模的“网络公开课”的兴起，预示着一个教育新时代的肇始。

大爱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丽亲切。受惠者感受着，也必然将广泛传递着，泛漫着。其社会传导力、道德感召力、文明征服力不可低估。大爱必然无疆，无疆方成大爱。贫家学子也能踏入学府之门，普通高校的青年有缘面对聆听名师的教诲，这是怎样的一种大爱教育。在它的面前，那些“学术造假”、“圈地运

动”、“建豪华校园”等等，是何等渺小猥琐；那些吮吸青年学生的血以自肥的“招生办”主任之流，又何其丑陋与卑劣。

许多报刊的年度评选是独具慧眼的。不论是用生命守护孩子坚守人性本质的长者，还是还原革命的历史根脉，寻找历史本质真实的史家；是规划未来乡村“把乡村建设成真正的乡村”的中国乡建院，还是用生命构筑护卫幼女防线的白衣天使；是殉职一线的县官，还是宁舍百万年薪也要服务“边缘”学生的校长，还是维护法律尊严跨界联手平冤的卫士……都是大爱的践行者，普惠的播撒者。“登山千条径，独仰一月高。”大爱方式多样，普惠渠道多元。博爱天下，慈航普渡，尊道贵德彼此是相通的。回归善的教育、善的人性、善的政治、善的法律，回归常识，回归本质，就是大爱、普惠的要义。

评定是价值观的宣示，是信任的推崇。与其成天大话连篇，口口四溅，贩卖“狼奶”，真还不如埋头做点惠及人惠己大爱大德的切切实实的工作。

朴 素

□王太太

和惊讶的肢体语言。往往是屋檐上的瓦，色调平和，就像一个人从来没有炫耀过，谈不上过什么七上八下，也不好大喜功，痴嗔癫狂。

有的地方很朴素，我坐车路过一个小镇，朴素的房子，绳子上晒着朴素的衣裳，路边站着朴素的老人，下车问路，他们说的都是些平淡朴素的话。

1983 年的南京是一根大辫子。几年前，我在南京去成都的飞机上，从一本杂志读到这样的句子。文章是谁写的？记不得了，就记住这句，这是朴素情感，带给一个陌生人的朴素感染。

上初中时我们到农场学农。同学的姐姐

是个知青。她从旁边生产队赶来来看望弟弟。我记得那个女子，穿着一条洗得泛白的工装裤子，远远地站着，一双长腿在朴素裤子的衬托下，像一只丹顶鹤，绰绰有风姿。

朴素的人有朴素的浪漫。我认识的一个写诗的人，他写了一首朴素的诗念给我听：我最大的理想啊，是坐在有猪头肉的桌旁，一边喝酒，一边吃猪头肉，穿着朴素的衣裳，有朴素的老婆和朴素的热炕头，再盖一间朴素的房子。

其实，在朴素年代，我和朋友陈二狗，曾在小城的百货大楼里一人买了一件黄大衣。黄大衣长及没膝，温暖周身。我和陈二狗各骑

